

鉢 掣 逋 考

李 方 桂

吐蕃的盛衰幾乎跟唐朝一代相終始，在這二百多年裏頭吐蕃跟唐朝打了不知道有多少年的仗，講了無數次的和。可是唐代史籍中關於吐蕃重要人物的記載很少，就是藏文的記載依我所知道的也很簡略。近來因為讀唐蕃會盟碑覺得吐蕃會盟最重要的人是鉢掣逋，所以把關於這個人的事蹟收集了一點，寫下來紀念孟眞先生^(一)。

1) 新唐書吐蕃傳下有長慶二年(822)劉元鼎赴吐蕃會盟的一大段記載，描寫贊普衙帳跟盟誓的情形。現在把這段節錄出來：

“至藥谷就館臧河之北川，贊普之夏牙也。周以槍槩，率十步植百長槩，中刺大幟，爲三門，相距皆百步，甲士持門，巫祝鳥冠虎帶擊鼓，凡入者搜索乃進。中有高臺，環以寶甗，贊普坐帳中，以黃金飾玻璃虎豹，身被素褐，結朝翼冒首，佩金鏤劍，鉢掣逋立于右，宰沮刃臺下。(中略)盟壇廣十步，高二尺，使者與窮大五十餘對位，酋長百餘坐壇下。上設巨榻，鉢掣逋升告盟，一人自旁譯，授于下。已歃血，鉢掣逋不歃。盟畢以浮屠重爲誓，引鑿金水以飲，與使者交囊乃降。”

這一段固然是劉元鼎的報告的節錄。雖然簡略的很，但是可以看出鉢掣逋這個人的重要來了。

2) 冊府元龜外臣部卷九八一也有這段記載，稍加詳細。現在也節錄如下：

“時贊普遣衙展于牙，以柵槍爲壘，每十步攢長朔百枝，而中建大旆。次第有三門，相去百步，門有甲士，巫祝鳥冠虎帶擊鼓爭箭，入者必搜索而進。內有高臺，環以寶甗，帳三金長，其中緣飾多以金爲玻璃虎豹之狀，至甚精巧。元鼎既見贊普年可十七八，號可黎可足，淺衣白褐，以朝翼覆頂，坐佩金劍，國女蕃酋跪鉢掣逋立于座右，侍中宰相列于臺下。翼日於衙帳西南具饌。(中略)所築盟臺濶十步高二

(一) 這是我在華盛頓大學 Inner Asia Project 的工作之一，蒙主持人 Paul Kirchhoff 許我發表，謹此致謝。

尺，漢使與蕃相及高位者十餘人相向列位。酋領百餘人坐于壇下，壇上設一榻，高五六尺。使鉢掣逋讀誓文，則蕃中文字，使人譯之。讀訖歃血，惟鉢掣逋不預，以僧故也。盟畢于佛像前作禮，使僧誦文以為誓約，鬱金咒水飲訖，引漢使焚香行道，相賀而退”。

這段裏就說明鉢掣逋是“國政蕃僧”，並且表明他不歃血的緣故。這個年輕贊普的名字可黎可足就是藏文 *khri gtsug lde brtsan* (815—838) 前兩個字的譯音。中國史書又管他叫彝泰贊普。彝泰是他的年號 *skyid rtog* 的譯文（參看陳寅恪：吐蕃彝泰名號年代考，集刊二本一分）。

3) 鉢掣逋又叫鉢闡布。新唐書吐蕃傳下說“(元和)五年(810)以祠部郎中徐復往使，並賜鉢闡布書，鉢闡布者虜浮屠豫國事者也。亦曰鉢掣逋。”這封勅書很幸運的保存在白氏長慶集卷三十九裏頭。這封信雖然沒有年月，但是起頭有“勅吐蕃宰相沙門鉢闡布”，結尾有“仍令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徐復及中使劉文瓚等同往，其餘事已具與贊普書內，卿宜審謀議，速副誠懷”等語。所以唐書中所提到的信似指這封無疑。這封信已提及議和的事，唐朝的要求是把安樂，秦，原三州割還。吐蕃不肯，所以一直到長慶元年才立盟約。

4) 從上面的記載我們知道鉢掣逋或鉢闡布是吐蕃宰相並且是個沙門，他已經在贊普可黎可足的父親的時代作了宰相。這麼一個重要的人藏文文獻裡有沒有呢？我覺得第一個重要的是唐蕃會盟碑。這碑上有唐蕃參與盟約的官員的名字。依劉元鼎的報告看來，似乎他的名字應當佔第一名。可惜吐蕃官員中的第一人的名字的漢文譯文，模糊不能讀。只剩中間的六個字“……政同平章事沙……”。可是藏文還相當的清楚（參看羅常培：唐五代西北方音（1933）的拓片）。現在把他用羅馬字拼出來：

[b]ka' chen po la gtogs te phyi. na[ng]

[gnyi]s la dbang zhing cha b srid 'dzin[]

[ban] de. chen po dpal chen po yon [tan]

這三行的兩頭兒的字都蝕落了，是我照文義補的。這是去年夏天的事，後來見到佐藤長：唐蕃會盟碑研究（東洋史研卷十第四號），他所補的跟我大致相合。照藏文次序譯成漢文，這個人的官爵姓名應當是“同平章事，權及內外，執政大沙門鉢闡布（或鉢掣

逋，義譯當作大吉祥·功德”。這個人名位之高正合乎劉元鼎所稱說的。他的全名字是 *dpal chen po yon tan* 以鉢闡布譯 *dpal chen po* 依唐代音韻看來恰好^(二)。鉢掣逋不大好。但是唐書裏以掣逋譯 *chen po* 的地方很多，如內大相曰囊論掣逋，整事大相曰喻寒掣逋，摠號曰尙論掣逋突瞿，等等。這也許與吐蕃及當時音韻有關，現在不能詳論。

5) 贊普可黎可足的父親 *Khri lde srong brtsan* (804—814) 有一段尊揚佛教的誓文(見 *G. Tucci, The Th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, 1950, 5—55, 100—104*頁)。在這誓文的後頭有后妃大臣等相隨立誓的名字。后妃的名字後頭是小王的名字，其後是大臣的名字。大臣中頭一名是：

ban de bka' chen po la gtogs pa ban de bran ka yon tan

譯成漢文當是“沙門同平章事沙門勃闍伽功德。”勃闍伽是地名，大約是他的家鄉。這個地名見唐蕃會盟碑第十四位吐蕃官名中：給事中勃闍伽論悉諾熱合乾。這個沙門宰相，除去 *dpal chen po* 這個尊號沒有錄上，官銜畧簡畧以外，跟盟碑所載的相同。他就是白居易在元和五年(810)所草的勅書的對象。

6) 布敦大師的佛教史也提到這個人(參看 *E. Obermiller, History of Buddhism by Bu-ston, 1931—1932, 197*頁)。他說那時藏王 *Ral pa can* (按即可黎可足) 委政與沙門 *yon tan dpal*。後來謠言說他跟王妃私通，因此被害，王妃自殺，不久藏王也被暗殺。*H. Hoffmann* 引了好幾部藏文史籍(參看 *Hoffmann,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Tibetischen Bon Religion, 1950, 225—226*頁)，都說這個時候國政由一個 *Bran kha* 的沙門 *dpal gyi ron tan* (又稱 *Bran kha dpal yon*) 主持，被誣與王妃私通被害。藏史人名地名往往不一致，這裏的 *Bran kha* 即是 *Bran ka, yon tan dpal* (功德吉祥)，*dpal gyi yon tan* (吉祥功德) 等，也就是會盟碑的 *dpal chen po yon tan* (大吉祥功德)。至於這個傳說是否可靠，我們無法得知。也許不是完全無稽之談。

7) 從上面的各種記載看來，關於這個人的事蹟雖仍然很零碎，但是頗有可注意之點：

a) 鉢掣逋是 *Bran ka* 地方人。就我們所知道的他是以沙門而作宰相的重要人

(二) *Laufer* 誤以鉢掣逋爲 *'ba chen po* (見 *TP XV, 28*頁)，*Pelliot* 的看法是對的(見 *TP XVI, 14*頁)

物。bka' chen po la gtogs pa 這官銜在唐蕃會盟碑中拿來譯唐代的“同平章事”，也就是入相的意義。他入相當在元和初年（810年以前），長慶二年（822）會盟時，他毫無疑問是贊普最親信的宰相，可以說兩朝元老，吐蕃政治的中心人物。他死在什麼時候不能確定，大約在可黎可足死（838）前不甚久。

b) 鉢掣逋既然以沙門做宰相，當權幾乎二十多年。他必然靠他的政治勢力來發展佛教。這是佛教侵入西藏政治的一個重要的關鍵，引起後一代贊普達磨 Glang dar ma (838—842) 對於佛教的大摧毀。西藏史籍差不多都是喇嘛的著作，不但宗教政治不分，並且往往拿政治的鬥爭認作宗教的鬥爭。所以我們常聽說佛教與 Bon po 教鬥爭。我疑心佛教侵入政治是宗教爭鬥的起因。

c) 佛教往往跟別的宗教並存不悖。自贊普棄宗弄贊接受佛法以後，雖然不免有異教相排斥之舉，但是沒有什麼大的糾紛。二百年後在唐蕃會盟時，仍是刑牲歃血然後才到佛像前作禮。贊普衙內乃有巫祝烏誣虎帶等。這是在鉢掣逋正當權的時候尚且如此。冊府元龜外臣部卷九八一有這麼一條：

“肅宗元年（756）建寅月，吐蕃使來朝請和。勅宰相於中書宴設（當是設宴之誤），將詣光宅寺為盟。使者曰：蕃法盟誓，取三牲血歃之，無向佛寺之事。請明日復於鴻臚寺歃血，以申蕃戎之禮。從之”。

這一條亦見舊唐書吐蕃傳上，但是脫去或刪去“使者曰蕃法盟誓”七字，因此文義不甚清楚。可見長慶之盟仍從吐蕃舊俗，或者也就是 Bon po 教的舊俗。後來再加上佛教儀式。正是兩教相容的現象。後來達磨大滅佛法者正是因為鉢掣逋之流從事政治活動，壓迫舊教的反動。喇嘛的著作往往注重宗教之爭，而忽略了政治的因素，這是讀西藏史不可不注意的一點。